阳光书房

薛涛著，王祖民、王莺绘《不在家》：

黄鼠狼给鸡拜年，到底安没安好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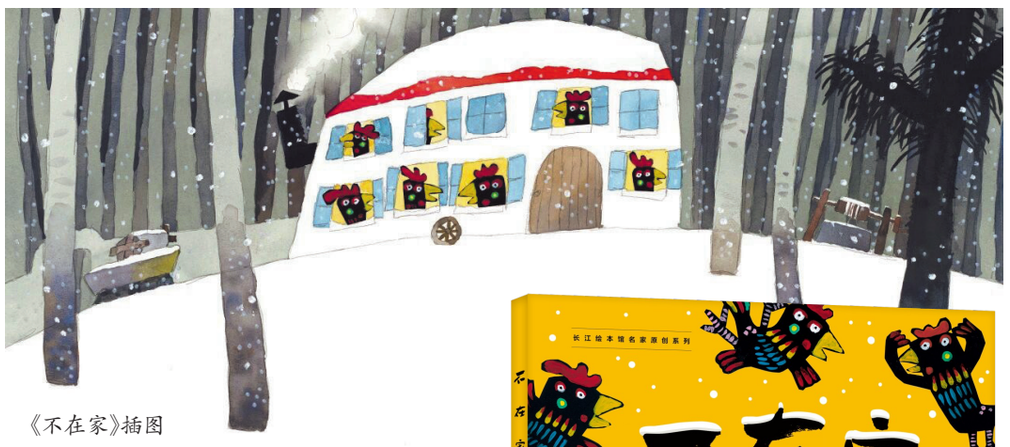
□苗 松

图画书《不在家》由薛涛撰文，王祖民、王莺绘图，讲述了一个有关“黄鼠狼拜年”的故事。提及黄鼠狼拜年，中国读者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故事中的小鸡想必也深谙这一“古训”，听闻黄鼠狼要来拜年，吓得关门闭户。然而，故事中的黄鼠狼却礼貌地挨家挨户送礼物、说吉祥话，礼数周全得近乎执拗。最后，它还祝福小鸡：“鸡生蛋，蛋生鸡，满满生机！下次见我笑眯眯。”不过，结合送给小鸡的那串蘑菇，黄鼠狼充满喜庆的祝福却又让人生疑——是真心祝福，还是长线算计？这种不确定性让那个流传多年的歇后语悬在了半空，而整部作品的张力，也正来自读者预期与故事发展之间耐人寻味的错位。

整体来看，《不在家》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它在解构，也在传承。一方面，它把凝固了千百年的民间歇后语重新解释，动摇了“黄鼠狼=坏蛋”“鸡=受害者”的角色形象，也改变了黄鼠狼与鸡之间善恶对立的故事结构；另一方面，这本图画书自始至终都浸润着浓厚的民间文化色彩，先是十二生肖轮番出场，随后故事主线不断链接歇后语、童谣、成语、民间故事，甚至包括传统的家常菜。在绘画上，剪纸风格的纹样和年画般的色彩均透露出浓浓的民间艺术特质。

在叙事手法上，这本图画书具有丰富的互文性。黄鼠狼每送出一件礼物，每说出一句吉祥话，就与一个文化节点相联结，同时也因微妙的错位，解构着这些文化符号的传统意涵。黄鼠狼送给牛一把胡琴，促发读者想起“对牛弹琴”的成语，只是故事里牛不再是听琴者，而是拉琴者，幽默地反转了原意；送给狗一个肉包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歇后语呼之欲出，但黄鼠狼只是送包子而非打狗；给蛇送去一条长围巾，可蛇哪里有脖子呢？转念一想，蛇似乎又浑身上下都是脖子；送给小兔子胡萝卜，且祝福它“跑步不迷糊”，似乎在善意调侃那场输掉的“龟兔赛跑”。如此种种，图画书的故事情节不断唤醒读者已有的文化记忆，而黄鼠狼的礼赠总带着一点荒诞与揶揄，仿佛又在颠覆那些记忆，其礼数越是周全，故事就越是显得滑稽。此外，乌鸦有关“宁落一群，不落一个”的俗语劝告，持续推动故事的发展走向，其形象也呼应了传统文化中“神鸟”与“凶兆”交织的矛盾特质。

这些让《不在家》的文本意义在文化的旷野上四处蔓延，意涵不断丰富。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块茎”理论。块茎结构与树状结构不同，没有中心、没有起点和终点，任何一点都可以与其他任意一点连接。这种结构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事，使内容变得多元、丰盈、充满生命力。但作为图画书，如果只体现这种异质对接可能会造成内容杂乱无章。《不在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有块茎组织一般的多元链接力，又始终围绕“黄鼠狼拜年”的故事主线，并借助这些链接及其背后微妙的错位，让后续故事的张力逐渐积累，直到黄鼠狼送给小鸡一串蘑菇时，激发读者和故事里的小鸡一样，脑海里条件反射般浮现出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那么，黄鼠狼到底安的什么心？在此刻，“不安好心”的疑问被重新激活，故事的张力又增强了几分。



《不在家》插图

在图像叙事上，画家通过混搭的方式同样实现了解构与传承。画家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而是把水彩、剪纸、年画、泥塑、花布的元素糅合在一起。背景和物品使用清淡的水彩呈现，线条简洁、留白充裕。然而一旦轮到角色登场，笔触立刻变得浓烈起来，动物以黑色、棕黄、大红为底色，身上缀满明艳的民间花卉纹样。小动物造型朴拙，像是刚从年画、剪纸、泥塑里走出来，既有民间艺术的质朴，又有契合儿童的稚趣。前后环衬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间气质，浓厚的黑底铺满玫红、翠绿、明黄等高饱和度颜色绘成的花草纹样，枝枝蔓蔓，热热闹闹，像极了民间传统花布。各种民间艺术元素在画面里各就其位、彼此呼应，这种混搭，拆解了不同民间艺术之间的边界，让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对话共生，共同传承。

《不在家》，薛涛著，王祖民、王莺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6年2月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叙事表达上“解构”和“传承”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在家》是一本需要大人和孩子一起读的书。由于孩子缺少充分的民间文化前见，读到的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拜年故事：黄鼠狼给各种动物送礼，小鸡害怕但最后安然无恙；蘑菇就是蘑菇，春联就是春联。故事展示出了“过年”这一文化母题中团圆、和睦、友善的和合精神。对于拥有更多知识经验的成人而言，对牛弹琴、肉包子打狗、二龙戏珠、龟兔赛跑、小鸡炖蘑菇……这些民间文化记忆的唤醒可以赋予故事解读以更为丰富的视角。共读可以让儿童和成人两种目光交汇，一个带着好奇与单纯，一个带着记忆与质疑，在同一本书里相互照亮，在对话中共同探索黄鼠狼“究竟安没安好心？”“有没有可能安好心？”

归根结底，图画书《不在家》的阅读是文字作者、图画作者、成人读者、儿童读者共同参与的对话场域。它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积淀构成了一个意涵丰富的“块茎结构”，在文字与图画的缝隙里埋下了许多链接点。文本开放的结构易于调动读者的民间文化前见，在故事主线之外生发出更多的文化联结，让阅读在熟悉与陌生、信任与怀疑的张力中反复徘徊。在这种叙事张力中，无论是体认到“满满生机”的纯真祝愿，还是“小鸡炖蘑菇”的黑色幽默，都是文化传承的回响。文本的开放与代际的对话，让那些隐含于图文间的民间文化被重新照亮，使得原本单纯的故事结构变得枝繁叶茂。《不在家》让我们看到，传承文化不一定是对经典的刻板固守，还可以在解构中传承，让传统参与到新的叙事中，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创作随笔

每一粒沙都连接着整个世界

□刘 虎

我们野水地……

我们野水地勘探队……

我们野水地勘探队子弟学校……

这是我近十年来常用的写作开头。发表在《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杂志上的许多儿童小说，如《袋鼠妈妈》《虫眼》《鬼哭峡》等，莫不如是。

2008年初，70多岁的父亲骑单车出门摔断了腿。我在医院陪护时开始在手机上写一本长篇小说，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明确的写作方向：野水地叙事。

野水地是我虚构的文学地理，但它真实存在。

写小说是“私”事，也是“公”事。之所以用“我们野水地”，一来是想模仿当地人的说话习惯；二来是希望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都能与我们有关。

我将野水地放置在河西走廊中部。那里有一条发源于祁连雪山的野水河，现实中叫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大河气势如虹横切祁连，河畔有一座野水地市和野水地镇，勘探队就位于野水地镇远郊的戈壁滩上。

我在1:100万的卫星照片上选取野水河源头和归宿，从南到北切出一条含雪山，荒漠、草原、森林、农田、戈壁、荒山、沙漠和大漠海子的完整的中国西部地理系统剖面，囊括了旷野、牧区、农区、城镇，众多古老神秘的佛窟寺院和丰姿犹存的城堡遗迹，多个现代工矿区，一座举世闻名的可上九天揽月的航天城。

不是每一条河都向往大海，但每一滴水都会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闭环流转。野水河最终在最北端的大漠戈壁汇聚成一片辽阔的海子。这里，我用了现实中的地名“居延海”。此外，系列作品中还有一个省份名称也没有虚构，那就是甘肃。野水地市是甘肃的省辖市。这一复杂多元而生机盎然的地域空间，足以生长出姿态万千的葳蕤草木。

野水地的位置大致相当于汉武帝张国掖臂以通西域的张掖，是张掖东郊的一个村庄。我第一次去当地村小做讲座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野水地的故事在我心中几经酝酿，逐渐壮大。这里水草肥美，光照资源充足，文化积淀厚重，拥有悬臂飞天的金塔寺、西夏国寺大佛寺、北凉故都骆驼城等物质文化遗存。但我依然综合了周边的永昌、金昌、山丹和肃南的一些特征。我试图以野水地为散射点，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构建一个驼铃和钢轨并行，飞天与火箭共舞、残垣断壁和昂首云端的楼厦相拥而立的文学世界，力争让每一粒沙、每一道光、每一声方言都成为打通历史、连接未来的一张张活页。

野水地镇基本就是平原堡。现实中的平原堡不是一个镇，但经济发展较快，人口规模较大，各类机构、商场、集贸市场、书店、影院、录像厅、台球室等一应齐全。平原堡火车站很小，过去很多“直快”和“特快”都会在这里停靠，周边一些镇县都没这待遇。关于其外部结构和内部构造，我在短篇小说《少年斯诺克》里进行过全景式的素描。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勘探队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纤毫切片足以映照广阔天地。现实中的平原堡有两家地质队，还有另一个远在酒泉的地质队的农场。文学中的野水地勘探队是一个综合体，融合了我所走过的几家地勘单位，浓缩了这些队伍在共和国历史上的不朽功勋。

文学终究要靠塑造人物来说话。野水地这座虚构的市镇，以及驻扎于此的勘探队、工矿企业、牧区社群与地方基层单位，既走出过不少在行业乃至全社会都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承载了无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些故事，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能触动人心、引发共鸣。他们，是我构建这一文学地理的根脉与底气。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命运多舛却依旧个性鲜明、活得热烈的人们，足以让我从中汲取丰富多样的鲜活面孔与生命样本。

野水地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打磨。近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场域、地理空间和个人事态如沧海桑田，野水地同样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以野水地为背景的创作并未间断。该系列最早见诸报刊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别问我是谁》。这是一次用短信形式创作小说的尝试。故事缘起于一次输错号码的偶然短信。全篇完全由两人短信对话构成，为野水地叙事开启了独特的文字表达路径。随后，我在《飞天》杂志发表中篇小说《标本》，其中创设了两座贯穿整个野水地系列的核心院校——野水地文理学院、野水地高等医学专科学校。两所院校均依托现实原型创作，为后续系列故事搭建了稳固的核心场景基底。2017年，我出版长篇小说《风雪那年》。作为野水地牧区叙事的开篇作品，这部作品聚焦野水地南端区域，专门书写南部牧区的生活风貌与地域特质。依托南部牧区的创作基础，我接续完成《白色草原》的创作，作品聚焦野水地北端与西端地域风貌，与《风雪那年》南北呼应、互补完善，完整搭建起野水地全域草原牧区的文学图景，补齐了西北牧区的叙事板块。在牧区叙事成型后，我拓宽题材边界，创作《无力的疼痛》。这部作品是我野水地系列中，专门书写当地城镇生活与工矿生产风貌的创作起点，跳出草原牧区叙事，聚焦市井民生与基层工矿场景，丰富了题材维度。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冰崩》出版，以此为契机持续向外拓展野水地的文学疆域。后续相继创作的《暴雪》《第十四对肋骨》《心在旷野》等作品，进一步将故事场景从野水地核心市镇，延伸至野水河两岸，以及南北分水岭之外的广袤旷野，拓宽了这一系列的地理叙事尺度，让野水地的文学版图愈发辽阔。为突破现实题材的创作局限，我创作了《高原水怪》，为扎根西北现实的野水地叙事注入科幻色彩，实现了题材与风格的创新。以《虫眼》为代表的一批短篇小说，聚焦野水地勘探队子弟学校，凝练勾勒出这片土地上一代人鲜活的童年成长图景；而《阿拉上海人》等篇目，则聚焦扎根西北荒原的建设者，刻画了一群可敬可叹、令人唏嘘动容的勘探队员群像，充实了野水地的人文精神内核。我在抗战题材作品《鸣鹤》尾声将主人公迁徙落脚至野水地，呼应了现实中西北地质队、勘探队的组建历史。2019年，长篇小说《中等生的突围》出版。在这部作品中，我正式为野水地地级行政区确立清晰身份，将其设定为甘肃省辖市，完善了野水地的行政地域设定，让整个文学地理体系更加严谨、完整。我创作的所有动物、生态题材小说，灵感几乎全部源自野水地的自然风貌与地域特质。这片土地的山水草木、生灵百态，是我生态文学创作的核心源泉，也让野水地的自然叙事体系愈发丰盈。近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小白杏，小白杨》，作品聚焦新疆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群体，也将主角设定为野水地勘探队子弟，延续了野水地勘探队的人物叙事脉络，让系列故事更具现实温度。

时至今日，我的野水地系列已形成庞大的创作矩阵，陆续发表出版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及大量中短篇作品，多部新作正在打磨出版，我的野水地文学创作也依旧扎根深耕、持续延伸。

文学作品是有生命的，生命离不开土地。我愿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坚守这样的艺术底线，以最大的真诚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到这片给予我生命的大地之中，让这些其貌不扬的小果子成为我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野水地是从我血管里流出来的。我整个人生都牵绊于斯，那是我的血脉根基，是我走向外界的支点。野水地真的很小，走到哪里都可能碰到熟悉的人；野水地也真的很大，世界各处的人事物都与我们有关。这是我的野水地，也是我们的野水地，我愿永远书写它。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动 态

“童心向党·阅见山河”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5月30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香山革命纪念馆承办的“童心向党·阅见山河”主题活动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精出席活动。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研究员陈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中国香山革命纪念馆馆长杨家毅致辞。活动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曾锐、总编辑张晓楠主持。

本次活动既是献给全国少年儿童的成长礼，也是一场传承红色文脉、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少总社推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两部作品，立足儿童视角，将山河壮阔与民族精神融入阅读，生动诠释“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问题。让孩子们在阅读中读懂山河、厚植家国情怀；在行走中丈量历史、赓续红色基因；在创造中面向未来、勇担时代重任，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活动现场，中少总社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的教育实践基地——“第二编辑部”正式成立。同时宣推的还有“同走赶考之路”主题研学项目。在“山河与少年”主题演讲环节，来自北京市各大中小学的学生代表，用真挚的语言讲述了他们从书中汲取的力量。随后，师生代表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展厅，重温革命历史、感悟“赶考”初心，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在书香浸润中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教鹤然）

以文学传递童年温暖与善意

“谈凤霞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6月6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河海大学出版社协办的“谈凤霞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丁捷，李亚飞、周语明、沙先一、朱婵玲等20余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活动，围绕谈凤霞的学术成果与文学创作展开对话。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韩松刚主持。

毕飞宇表示，谈凤霞身兼作家、学者、译者、绘本创作者等多重身份，各类创作和研究路径在其笔下自洽相融、相映成趣，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研究与创作之间实现了平衡与融合。她的文学实践始终保有鲜活的审美意趣，成为其创作长久保有生命力的核心特质。

与会专家认为，谈凤霞长期深耕中外儿童文学比较研究，治学视野开阔，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有着深刻且独到的研判。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样具有代表性，善于在文字中诠释童年哲学与生命内涵，饱含善意与悲悯，传递温暖力量。谈凤霞表示，儿童文学的研究与创作“绝不是悬置的存在，而是要真正化为充满真诚、温柔、爱与美好的生活”。（王泓烨）

■插图欣赏

《最好的礼物》插画，郭洪羽绘（央美绘本创作工作室2026年本科毕业作品）

儿童文学评论 ·第六一三期·